

一线天 / 89
陪妈妈走夜路 / 98

第五辑 都市奇闻

第一颗药丸 / 104
阴阳之约 / 109

第六辑 奇人奇技

老店魂 / 114
中国？瓷器 / 118
善恶对台戏 / 121
纸糊城墙斗倭寇 / 125
桥神 / 129

第七辑 酸辣百态

雇个瘸子当保安 / 134
经理的主意 / 137
漫漫回家路 / 141
美国女婿真孝顺 / 146

第八辑 人与自然

燕燕于飞 / 150
山村蟒祸 / 154
绝命追杀 / 163

第九辑 幸福如花

情人梅 / 170
九百九十九棵杏花 / 174
细雨桃花渡 / 177

第十辑 民国奇案录

狩猎上海滩 / 182
盗亦有道 / 190





白棉布口袋往梁霞母亲面前一丢，说：“崩爆米花的，给我崩三锅爆米花，剩下的给你，抵工钱！”

梁霞的母亲掂了掂袋子，说：“小孩儿，崩一锅爆米花，加工费是一缸子玉米，你这袋子里的玉米，崩完三锅以后，恐怕也就剩下两缸子半玉米了。”

小胖子的脸一下变红了：“谁说的？俺娘在家里都量好了的，正好，你赶快崩！”

梁霞的娘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掀开锅盖，装了冒尖儿一缸子玉米，放了进去。

随着一声又一声“崩”的响起，小胖子带来的编织袋很快就鼓了起来。梁霞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就在小胖子的最后一锅崩完的时候，一颗飞溅的爆米花落到了梁霞面前，看看母亲正忙着清理锅里的残渣，梁霞迅速伸手把那颗爆米花捡了起来。放进了衣兜里。

小胖子装好爆米花以后，梁霞的母亲把剩下的玉米倒进缸子里，一缸，两缸，第三缸就只有少半缸了。母亲指着缸子说：“小孩儿，你看，我没糊弄你吧，真的只剩下半缸了！”

小胖子回头看了看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谁让你每锅都给俺装那么多了？活该！”

母亲一下急了：“小孩儿，每锅该给你装多少，俺心里有数，给你装少了，糊弄得了你，却糊弄不了俺的良心。”

小胖子脸腾地红了，他支吾了一会儿。突然指着梁霞说：“你……你闺女……你闺女还捡了俺……俺们家的锅漏儿了呢，这下扯平了！”

母亲惊诧地回头看着梁霞：“孩子，你真的捡他的锅漏了？”

梁霞惊恐地看着母亲，小手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衣兜。

母亲走过来，一把拽开梁霞的手，伸手从梁霞的衣兜摸了一下，果然，一颗热乎乎的爆米花出现在了母亲的手上。

“你……”母亲的脸色一下变了，她照着梁霞的手心狠狠地拍了一巴掌：“告诉过你没有？谁都可以捡锅漏儿，咱不能捡！”说完，她又转过身，把那颗爆米花递给小胖子，说：“你说的对，我闺女捡了你的锅漏儿，你走吧，这下咱们的账清了！”

梁霞小声哭了起来，手心很疼，几乎疼到了心里去了。



金横秋哈哈一笑。说：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工夫在意茶饭？”

安冠英点了点头，喊了一声：“谭师爷”，金横秋吓了一跳，跳起身来，拔刀在手，四处张望。安冠英这才醒悟过来，他苦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唉，习惯了，平素里的饭菜都是谭师爷安排，乍没了他，还真不习惯呢。”说完，他让衙役吩咐后厨，捡着最拿手的素菜做几样送上来。

金横秋继续翻看那几张带血的字条，不大一会儿，饭菜上来了，主食只是几个雪白的馒头和一盆黄花菜汤，四个盘子里分别装着凉拌杏仁、什锦咸菜和炒白菜、炸蔬菜丸子。虽然用料简单，但做得相当精致，一看就让人胃口大开。

金横秋把手里的字条放在一边，拿起馒头吃了起来，看金横秋吃得很香，安冠英的心放了下来，也一起吃了起来。吃着吃着，金横秋手里的筷子忽然停了下来，他瞪着桌子上的菜，问：“安大人，你平素里传菜，一直都是谭师爷负责？”

安冠英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是，每次都是谭师爷问过我之后，才写出菜单交给后厨。”

金横秋拿筷子指了指那盆黄花菜汤，又指了指凉拌杏仁，问：“那这两道菜，一定是您最爱吃的了？”

安冠英又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金捕头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金横秋吃了一惊，他拔刀在手，站起身来，这时，却见安冠英也站起身来，嘴角露出了一丝诡秘的微笑，随着，安冠英的脸慢慢变了，变成了一张丑陋不堪的“鬼脸”，两只手朝着金横秋伸了过来，指甲上闪着阴冷的寒光……

金横秋大吼一声，一刀朝安冠英劈了过去，只见一道血注冲天而起，安冠英的身子晃了几晃，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，金横秋瞪着血红的眼睛，朝安冠英的尸体逼了过去，刚走了几步，他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咕咚一声栽到在地上。

四 谁是君子

金横秋醒来的时候，身子已经被套上了重枷，十几个衙役拿着水火棍站在他身边，个个如临大敌，在他身边的地上，有一块门板，上面用白布蒙着

第一颗药丸



刘方字四十岁那年被提拔成了主管工业的副县长，随着身份的变化，刘方字心里反而不踏实起来：自己过去有个邻居，当平头百姓时日子过得好好的，可当了几年官，贪污受贿，生活糜烂，结果栽了跟头不说，差点还送掉了小命。自己今后要是在这些问题上也拿捏不住，就会出大事。

正在忐忑不安的时候，他的老丈人来了。老丈人是现代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，看女婿坐卧不安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怎么，升了官倒反而有心事了啊？”

刘方字点点头：“爸，您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老丈人听了哈哈大笑，从提包里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玻璃小药瓶，里面有一颗晶莹透明的水滴形药丸，他问刘方字：“你真想当清官？”

“那当然了！”刘方字急切地回答。

“那你敢不敢做我新药的第一个试用对象？”老丈人晃晃手中的玻璃瓶，“这是我研制成功的第一颗戒贪药丸，说不定会对你有帮助，你是我的女婿，也只有你才会把服用后的药效如实地告诉我，这对我以后进一步改进配方大有好处。”

“爸，它真的管用吗？不会有副作用吧？”刘方字犹疑着问。

“我不敢肯定说这药能管多大用，”老丈人认真地说，“但我可以肯定，这种药副作用是绝对没有的，你是我的女婿，我怎么能害你呢？而且别说你了，就是我宝贝女儿那里，我也交待不了啊！”

刘方字听老丈人说得这么肯定，就立刻打消顾虑吞下了这颗药丸。老丈人临走之前拍拍刘方字的肩说：“这药有效期是一个月。一个月以后我会再来，你告诉我它的药效究竟怎么样。如果确实有效，我准备向所里申请投入



伙儿渡过难关，拿出巨资修建戏台，只要能帮一把手的，都可以在常家吃一天饭。这个戏台，救了数不清的人。现在常家有难，大家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于是，附近的老百姓都打着灯笼赶来了，大家把常家戏台围了个严严实实，看他段金鹏怎么搭戏台，他连戏台都没有，凭啥比过常家？

大伙儿一直守到半夜，突然天空中乌云密布，一阵又一阵的黑风呼叫着从四面八方刮过来。黑风中，影影绰绰有鬼怪野兽的影子在晃动，这些鬼怪野兽的身上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砖石柱子，依次安置在地上。大伙儿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黑风散去，在常家戏台的对面，赫然立起了一座大戏台，那戏台，比常家的更高大、更气派。

大伙儿一看，个个目瞪口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常远叹了口气，对大伙儿说：“明天的对台戏，咱们认输吧。”

这时，常义凑到常远跟前，说：“老爷，你不用担心，咱们还有最好的戏班子呢，咱们还有这些乡亲呢！明天开戏的时候，我敢保证，这些乡亲都会站在咱家的戏台前，他段金鹏的戏台前一个看戏的也没有，怎么说也不能算他赢啊！”大伙儿听了，纷纷点头说是。明天，就算段金鹏把嫦娥请下来，大伙儿也都钉在常家戏台前，看他段金鹏还有什么手段。

常远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段金鹏在终南山三年，看来是学会了驱动鬼神的法术了，明天一比，胜负难料啊。”

必输无疑

第二天一早，常家戏台前已经被挤了个水泄不通，而段金鹏的戏台前却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段金鹏身穿一件八卦仙衣，坐在椅子上，得意洋洋地喝着茶水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

转眼到了开戏的时间，可常家戏台上迟迟不见动静，常义到后台去催，却发现后台一个人影也不见了，连锣鼓家伙也一起消失了。常义正纳闷，突然听见一阵锣鼓响，他连忙跑出来一看，段金鹏那边已经开戏了，登台演出的正是红遍天那帮人！

常义气坏了，他昨晚千叮咛万嘱咐，跟红遍天的班主说定了，今天早晨的戏，大伙儿都要拿出百倍的精神来，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，没想到……

常义招呼几个手下，要到段家戏台上找红遍天班主讨个说法，却被常远

纸糊城墙斗倭寇



明朝嘉靖年间，东南沿海倭寇肆虐，曾经一举攻克了五六座城池，一时间各城各寨人人自危，纷纷加固城垣寨墙，以防倭寇的入侵。

新任海城县令柳玉林也深为倭寇的事情挠头，前任县令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，城防武备松弛，折腾了几年，海城的城墙竟然只修了三面，一听说倭寇快来了，竟然连夜逃走了。虽然柳玉林已经动员了全城的军民加紧时间加固城墙，可海城毕竟是个小地方，人口不过万，财力困乏。尽管柳县令带头拆掉自己的宅院，可加固城墙的材料还是有很大的缺口，西面的城墙还差一米多就已经没有砖石可用了。为此，柳县令整天是愁眉不展，

这天，柳县令正在县衙里苦思对策，突然听见衙门外面有小孩子们的嬉闹声，他走出衙门，想看看热闹散散心，可一出门，他的眼睛就直了，只见十几个抬着纸人、纸马、纸楼阁的人走了过去，那些纸活糊得太漂亮了，人的眼珠好像会动，马的四腿似乎能跑，那些亭台楼阁飞檐斗拱、金碧辉煌，比活人住的真房子都好看。柳县令看着看着，一拍脑门，问身后的师爷成谦：“这是谁家的纸活？”成谦拉过一个抬纸活的人问了一下，这才知道是城东韩枫的手艺，这个韩枫干纸活已经有三十多年了，人们都说，用了他的纸活，到了阴间连阎王老子都能高看两眼。柳县令越听心里越喜欢，他让成谦马上去把韩枫请到西城墙那里去。成谦不明就里，只好去请韩枫。功夫不大，韩枫来到了西城上，柳县令定睛一看，韩枫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，手上的茧子糊了厚厚的一层，韩枫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柳大人，不知道您叫小人来有什么吩咐？”

柳县令哈哈一笑，他拉着韩枫在城头转了一圈，指着不远处的城墙和大炮说：“韩老先生，你看咱们海城，城小兵少，眼下倭寇肆虐，我估计很快他们就会攻打到这里了，可咱们的西城墙到现在还没有修好，如果倭寇入侵，





玩意儿，中看不中用啊。可县令已经说了，只好遵命执行。

仅仅过了两天，西城墙就和其他城墙一样高了，而且在城墙的垛口上，排列这几十门大炮，除了城墙被风一吹，纸张有些呼嗒外，远远看去，还真有模有样的。柳县令让成谦犒赏了大家，命令守城军士在西城墙后遍插红旗，闲杂人等不可靠近，随时准备抗击倭寇来袭。

没过几天，倭寇果然来攻打海城了，为首的倭寇叫平乡五郎，他骑着高头大马，指挥着四五千人直接向海城的西城冲来，在距离城池四五百米的地方，他让部下停下来，得意扬扬得看了看城墙和大炮，然后挥手让十几个贼兵冲了过去，这十几个贼兵冲到城下，挥动右手，十几只银光闪闪的飞虎爪就飞上了城头，这飞虎爪形状跟老虎的爪子差不多，是精钢制造的，锋利无比，后面带着十几米的长绳，倭寇攻城时，常常用它扒住城墙，顺着绳子往上爬。现在这十几只飞虎爪飞上了城头，只听扑扑几声，顿时在纸糊的城墙上划出十几个大窟窿，城墙内外一下就透亮了。贼兵拉住绳子一起用力向后拽，竹篾木条一下散了架，有几截“城墙”被拉到了城下面，贼兵们拉着破破烂烂的城墙乐颠颠地跑回了自己的阵前，看着纸城墙被人识破了，成谦和韩枫顿足捶胸，暗骂柳县令是个大糊涂虫，不用说，肯定有倭寇的探子把纸糊城墙和大炮的消息传出去了，不然倭寇怎么一来就奔着西城来了呢？

这时，平乡五郎在马上一挥手，大部队冲着西城就冲了过来，成谦和韩枫手心里全被汗湿透了，海城完了！可就在这时候，他们突然看见不少守城的兵士冲到大炮前面，点着了大炮的引信，随着引信渐渐烧完。纸糊的大炮筒里“通通”地冒出一团团火光，直奔倭寇堆儿里飞去，炸得倭寇人仰马翻。萍乡五郎傻眼了，纸糊的大炮怎么会响呢？他定睛一看。守城的将士已经把糊大炮的彩纸撕掉了，原来里面装的是真的大炮！萍乡五郎明白自己中计了，可已经晚了，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炸开，把他一下从马上掀了下来，他倒在地上，使劲儿撑着身子望着海城的方向，咽了气，眼睛就那么一直睁着。

这时，西城门打开了，海城的守军和百姓潮水一样涌了出来，直奔倭寇的队伍杀了过去，倭寇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刚才被大炮轰了个晕头转向，加上首领又死了，早就乱成了一团，被杀得大败。

得胜以后回到城上，成谦恭恭敬敬地问柳县令，他明白了真炮是用大一号的纸炮包住的，可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大炮啊？全城不过就十几门啊。柳县





一看那张脸，张凿明白了——这就是桥神庙里的那尊塑像。当初桥神庙落成的时候，吴藩曾经做过好大的一个道场，贡品堆成了小山，没想到，还真的蒙住了桥神的眼睛！

张凿扭头朝桥神庙跑去，到了门口，一脚踹开大门，冲进去，抡起锤子，把神像砸了个稀巴烂。

这下吴藩可有借口了，冒犯神灵那可是死罪，他马上把张凿抓起来，判了个秋后问斩，关进了死囚牢。

进死囚牢的当晚，张凿正要睡觉，桥神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张凿眼睛里冒着火，就要和桥神拼命，可任凭他怎么挥舞拳头，就是打不到桥神身上。桥神满脸冰霜，说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还敢砸碎我的金身！我告诉你，冒犯我就别想有好果子吃！我今晚就托梦给吴藩，告诉他拆桥的方法。今后这清河县里，再也不会有你们张家的老石桥了！”说完，桥身冷笑了几声，不见了。

张凿在监狱里浑浑噩噩地过着，一天半夜，他正睡觉，突然有人轻轻摇他的脑袋。他睁眼一看，正是牡丹！张凿一下坐了起来，抓住了牡丹的手，问：“牡丹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”

牡丹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忘了，咱们不是常说‘人在做，天在看’吗？桥神收受贿赂，护着皇恩桥，还托梦给吴藩，毁了老石桥，老天爷也看不过去了，把桥神押回天庭受审去了，现在，我成了皇恩桥的桥神。”

张凿听了一喜：“那你还不赶紧让皇恩桥倒掉？好让吴藩这个狗官受到惩治？”

牡丹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机未到，只是，皇恩桥倒了之后，相公一定要重修老石桥。”

张凿点了点头：“行，要是我能出狱，就算沿街讨饭、砸锅卖铁，也一定重修老石桥！”

牡丹把手从张凿手里抽出来，摆摆手，身影从囚室的墙壁间消失了。

不久之后，皇恩桥的石头柱子和栏杆上，突然长出了绿油油的牡丹花苗。石头生花，这可是天降祥瑞的表现啊。吴藩立即修书上报知府大人，半个月后，知府大人带着车驾来到了清河县，要亲眼看看祥瑞，然后再上奏朝廷。

吴藩高兴坏了，他带领三班衙役开道，带着知府大人来到了皇恩桥。还





口，从车上下来一个大胖子，在门口张望了一会，开门就进去了。韩大华小声告诉刘胜一定要看好别墅的大门，自己去买些吃的回来，填饱了肚子好打足精神去要账，谁知刘胜一把揪住了他：“想溜，门儿也没有，我现在肚子不饿，咱们要了账以后再吃饭也不要紧。”韩大华挣了一下，没有挣开，他看着刘胜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声：“你真是个饿鬼转世！”

天已经完全黑了，韩大华带着刘胜，顺着围墙的阴影溜了过去，到了黄老板的别墅墙外，韩大华挥手示意让刘胜蹲下，自己踩着刘胜的肩膀上去。刘胜愣了，小声说：“咱咋不敲门进去，翻墙下院子，咱不成了贼了吗？”韩大华瞪了他一眼，小声说：“敲门？他能开门让你进去要账？快蹲下。”刘胜四处看看，并没有什么行人，只好蹲下去，韩大华轻车熟路地踩在刘胜的肩膀上，上了墙头，一把把刘胜也拉上去，咚地一声，两个人同时跳了下去。身子一落地，韩大华就直奔着正门冲了过去。屋子里的人已经听到了院子里的声音，喊了一声“谁啊？”啪地一声，院子里的灯亮了。这时，韩大华已经冲进了屋子，迎头堵上了一脸惊慌的黄老板。黄老板仔细一看是韩大华，脸上的肌肉才松弛下来，强装出笑容说：“韩兄弟，大过年的，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？”

韩大华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哪阵风？穷风！黄老板，当初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可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您的大红章也盖了，怎么到了结算的时候，你脚底板抹油溜了？让我姓韩的被手下的工人们跳着脚地骂，今天你说什么也得把我这几十万的工程款结了，不然，咱们俩都甭想过年！”

黄老板让韩大华和刘胜坐下，叹了口气说：“韩老板，韩兄弟，你看我像是赖账不还的人吗？发包方的款子没有到位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要不，大过年的，谁愿意一个人躲在外面不回家啊？”

韩大华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行了，黄老板，我已经托人打听过了，发包方的款子已经按时足额到位了，您想想，你躲得这么严实我都有办法找到你，款子到不到位我会不知道？”

黄老板的脸色一变，一张胖脸上的横肉立即鼓了起来，他站起来指着韩大华和刘胜喊道：“你们俩给我滚出去！不错，工程款是到位了，我就是不给你，你能怎么办？夜闯民宅，我现在就可以喊警察来把你们拘了！”

刘胜看着黄老板的气势，一下蒙了：这人怎么这么有脾气呢？该别人的





那只犀鸟腿上的伤口已经不流血了，鸟笼前摆着老婆撒的玉米粒、稻谷和一些死去的蚂蚱、小鱼，看来都没有动过，不过犀鸟精神还好，尤其是那双大眼睛，似乎要冒出火来。大力心里也一惊——以前捉住的鸟兽，从来都是满眼恐惧的，为什么这只鸟一点儿恐惧也没有，只有冲天的怨气呢？

晚上，两口子躺在床上，谁也睡不着。小兰几乎把被子罩到了自己的头上，大力则望着屋顶发呆，幻想着发财以后该怎么到城里买房子，该怎么跟小兰分手。半夜时分，大力刚迷迷糊糊想睡着，突然小兰一把抱住了他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大力，快醒醒！外面有鬼！”，大力激灵一下坐了起来，一把握住了床头放着的猎刀，侧着耳朵仔细听了起来，果然，在房子的外面，传来了刷刷刷的声音，好像有人在轻轻地走动，紧接着，地下室里的那只犀鸟就高声叫了起来，同时传来了它扑棱翅膀和笼子相撞的声音。大力翻身起床，凑到窗台边向外望去，外面一个人影也没有，甚至连个刺猬黄鼬的影子也见不到。大力刚想开门出去，小兰死死得抱住了他，哭着说：“大力，你千万不要出去，外面真的有鬼啊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，咱们这个家不就完了吗？”

老婆这么一哭，大力心里也没底了，虽然他不信鬼神，可现在外面黑乎乎的，谁知道会有什么蹊跷？可不出去，万一自己的宝贝犀鸟出了问题，损失也不小啊！这时，犀鸟的叫声更加愤怒了，地下室里不断传来碰撞铁笼子的声音，大力让小兰到床边去，他从厨房里点了几根火把，猛地打开窗户投了出去，大屋外顿时明亮起来，大力仔细瞧过去，外面好像什么也没有，不过随着一阵刷刷声渐渐远去，犀鸟的叫声也停了下来。大力关紧了窗户，重新回到了床上。

小兰早已经缩成了一团。大力安慰了她几句，小兰又哭了：“大力，咱把那只鸟放了吧，我总觉得这鸟是只神鸟，你捉住它，山神爷会不愿意的，他一定会报应你的。”

大力烦了：“什么山神爷山神奶奶的，我根本就不信这些，说不定是有人知道我这里藏着宝贝，黑更半夜来想把它偷走，不行，明天我得催催刘老板，让他抓紧时间把这只犀鸟弄走，省得夜长梦多，让那些爱得红眼病的人把事情搅黄了。”



线，蟒攻击猎物就像一支射出的箭，人是不可能跑过蟒的。可惜他的声音传不了太远，刘老板也顾不上仔细听他的话了，他刚跑出四五步，就被大蟒缠住了，他翻倒在地，拼命地挣扎，可大蟒对他越缠越紧，带着血腥气的大口已经凑近了他的脸颊，他甚至可以看到那两排带着倒钩的牙，他举起手枪给了大蟒一枪，清脆的枪声显得那样刺耳，受伤的大蟒更加恼怒了，紧紧地箍住了他的身体，就在刘老板听到自己骨头断裂声的同时，他又开了一枪，正好击中了蟒蛇的脑袋，蟒蛇的力量一下小了下去，但上百公斤的重量依然把刘老板死死地压在下面。

枪声震动了整个山村，天刚亮，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已经把现场包围起来，刘老板由于身体多处骨折，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，两个浑身是泥的喽啰也在逃跑的路上被警察抓获，张大力被从地下室里放了出来。闻讯赶来的动物专家仔细观察了现场，只见死去的大蟒身上，除了刘老板那两处枪伤，还有几处明显的啄痕，而铁笼里那只犀鸟腿上的伤，也有蟒蛇咬过的痕迹。动物专家告诉大伙，估计是蟒蛇袭击了犀鸟的种群，这只公犀鸟为了报仇，一路追杀蟒蛇，弄得两败俱伤。动物虽然头脑不发达，可他们却有很强的报复心理，正是因为犀鸟和蟒蛇之间不依不饶的互相报复，才引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乱子。

讲完自己的分析，动物专家让警察给犀鸟照了很多照片，然后打开铁笼，把犀鸟从里面放了出来。奇怪的是那只犀鸟并没有立即飞走，而是一跼一跼地走到蟒蛇尸体边，狠很地啄了下去，啄掉了蟒蛇的眼睛，啄出了蟒蛇的脑浆，这才满意地“嘎克嘎克”地叫了几声，张开翅膀飞向了山林。

“这就是动物之间的互相报复！”动物专家看着犀鸟飞去的身影说。

看着犀鸟飞走了，把自己的猎刀和套索都拿了出来，交给警察，说：“警察同志，我坦白交代，以前我一直在偷猎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干这蠢事了。”

一个警察奇怪地问：“怎么？这么快就觉悟了？实话跟你说，关于你偷猎的事，我们已经得到举报了，正准备查实呢，你主动承认就好，待会跟我们去局里把问题交代清楚，把刘老板的事也交代清楚，最起码可以减轻你的罪过。”

大力走到小兰跟前，说：“老婆，我跟警察到局里去一趟，你一定在家等



九百九十九棵杏花



林军和春杏是医科大学的同学，也是一对亲密的恋人。毕业前，林军的父母为他俩找好了接收单位——省胸科医院。然而，春杏却婉拒了，她告诉林军，自己要回到家乡，帮娘完成那九百九十九棵杏花的愿望。

九百九十九棵杏花的故事，林军已经从春杏那里听过好多次了：春杏的娘是个医生，在一次下乡支农时，不小心滑下了山涧，是村里的老百姓头顶肩扛，把她从山底下救上来的。为了救她，两个年轻后生永远地躺在了山脚下。从那儿以后，春杏的娘就再也没有回城，她立下誓言，要用自己的医术，来报答那些救命恩人。每从死亡线上救活一个病人，她就在自己住的房子周围，种下一棵杏花。春杏小时候曾经调皮地问妈妈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城里，和爸爸住在一起。妈妈告诉她：等种到九百九十九棵杏花的时候，她们就可以回去了。等春杏长大一些了，慢慢懂了，妈妈是不打算回去了，因为城里的爸爸已经有了一个新家。

毕业时，春杏一个人悄悄地踏上了归程。林军了解春杏的脾气，他知道自己根本挽留不住春杏，只好一个人到省胸科医院报到。随后的一年多里，林军过得很不开心，他生性秉直，看不惯科室里的大夫开大药方的做法，也看不起所谓的高官大款、牛气哄哄的样子，更为那些因为没钱，而不得不放弃治疗的病人们难过。第二年初春的一天，因为擅自为交不起费用的病人进行了手术，林军和科室主任大吵了一架，气冲冲地跑出了医院。

这时，他才明白，九百九十九棵杏花的故事，已经在他心里扎下了根。应该去看看春杏母女了，也许住在深山杏林的母女，能让他的心里畅快一些。林军坐上西去的火车，下了火车，改乘汽车，下了汽车，走了十几里山路，终于到了春杏说的村子。山坡上一片粉红的杏林里，掩映着一座小房子。穿过缤纷的杏花，到了房子的跟前，只见门上一把锁，门口挂着一个纸牌，写

细雨桃花渡



天下着濛濛细雨，在镇外的桃花渡口旁，站着一位老人。他叫柳志民，快六十了，是位即将退休的老教授，今天到对岸去办件重要的事。可渡口一条船也没有。他放开喉咙，朝四周喊：“喂——有——人——吗？我——要——过——河。”刚喊了几声，就从上游漂来一条小船。柳志民喜出望外，大声叫道：“老乡！麻烦你把船划过来，我要渡河，谢谢了！”

小船慢慢靠了过来。柳志民一上船，突然愣住了——摆船的竟然是个女的，一条粉红色的纱巾，遮住了大半个脸，一看就是个没出阁的姑娘。他笑着轻问：“姑娘，过了这桃花河，前面就到桃花村小学了吧？”摆渡女点了点头，轻轻一点竹篙，向对面划去。

途中，柳志民问摆渡女：“姑娘是本地人吧？”摆渡女点了点头，眼神中带着羞涩，并没开口说话。

很快就到了对岸，柳志民起身下船，掏出钱递给摆渡女。摆渡女摇了摇头，指了指前面，然后一点竹篙，小船又向河中划去。望着小船消失在细雨中，柳志民心里突然有些异样：自己明明是第一次来这里啊，可那个摆渡女怎么如此眼熟啊？

翻过一道山梁，柳志民看到古朴的村落边，有一片四方的院子，里面种满了桃树。现在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整个院子笼罩在一片粉红色中。而院子正中间，是高高的旗杆。

原来是一所学校！

柳志民不禁自言自语：“这丫头真会找地方，要不是这里太穷太闭塞，我都愿意在这儿养老。”

今天是星期天，学校里静悄悄的。柳志民敲了敲大门，一个梳着短发的女孩子跑了出来。柳志民一见，高声喊道：“柳絮！”女孩子先是一愣，然后





送进医院以后，已经不会说话了，嘴唇的确动过几次，不过根本就发不出声音，估计是一种生理上的应激表现。

离开了医院，邱刚让刘鑫开车，直接到黄家看看，他自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拿出一张纸，一边喃喃自语，一边随手在上面勾画着。刘鑫偷眼看去，只见上面写着：佛归我掉头、风过勿探头等十几条词语。刘鑫笑着问邱刚：“探长，刚才我也注意到了，黄九江说的是五个字，据我从口型上看，他嘴里发出的声音，和您写的这个不太一样啊！”

邱刚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不知，黄九江是四川人，他的发音口型和我们上海人不大一样，如果他沒有受重伤的话，即使不出声，我也能看出他说的是什么。可现在不行了，他说话时嘴唇变形非常厉害，我只能看出他说的是五个字，具体是什么，只能猜了。”

刘鑫一吐舌头：“这样猜，什么时候才能猜对啊？况且我看您写的这些个词语，字面上都讲不通。”

邱刚没有回答，继续在纸上划拉着。

黄家大院气派非凡，自从黄九江出事以后，除了警察厅派人守卫外，黄家也雇了不少保镖，整个院子被围成了铁桶一般。邱刚出示了证件，带着刘鑫进了大门，在黄家管家的带领下，直奔黄九江的办公室，刚一打开门，管家就惊呼了一声：“不好，老爷的屋子里进贼了！”

邱刚和刘鑫停下脚步，向屋里看了看，屋子里的东西都摆得好好的，没有一点儿凌乱的迹象。刘鑫问管家：“从哪儿看出进贼了？”

管家指了指黄九江书桌后面的墙壁：“画，老爷亲自画的那幅画不见了！”

邱刚问：“那是一幅什么画？”

管家点了点头说：“那幅画是我家老爷去年画完的，是一幅富贵牡丹图。老爷刚出事的时候，嘴里一直念叨这幅画，我回来的时候，画还在这里，我专门派人守在这里，没想到画还是被偷了！”

邱刚听了，点了点头：原来黄九江嘴里念叨的，就是这幅富贵牡丹图，看来这幅图，一定和他的身家性命有着莫大的关系，他继续问管家画上画的都是什么，管家说上面就画了一株花团锦簇的牡丹，别的啥也没有。邱刚让管家把当天出事的情形说一下，并把当时在场的人名写下来，越详细越好，两个人正说着，刘鑫喊了起来：“探长，我知道画是谁偷的了！”





二 不速之客

邱刚一愣，刘鑫指着黄九江的桌子说：“您看，那上面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画着一只摇头摆尾的花斑壁虎，这是上海滩大盗飞天壁虎段三的习惯手法。也难怪黄家防不住他，这个家伙来无影去无踪，警方都拿他没办法！”

说到这里，刘鑫突然不说了，刚进警察厅的时候，他就听说了，这个段三，其实就是邱探长的苦主，段三专门偷上海滩的富户，进高宅大院如履平地，有时一夜作案四五起。弄得众富户人心惶惶，案子报到了警察厅，邱刚受命抓捕段三，却一直没能成功。这个段三，已经成了邱探长的一块心病。后来几年，不少富户被盗后，干脆不找他报案了，说他根本就不是段三的对手，权当破财免灾了！刘鑫来到警察厅后，就一直憋着一股劲，想把这个段三抓住，来个一鸣惊人，所以一见到段三的踪迹，他一下就兴奋起来，可想到邱刚办理段三案子的尴尬，他觉得不好意思了，一脸歉意地朝邱刚笑了笑。

邱刚的脸色很平静。他让刘鑫注意搜集一下，看屋子里有没有段三留下的痕迹，他掏出镊子，轻轻把那张纸条夹起来，放进证物袋，自己在屋子周围转了起来，这一转果然有收获，他在院子东侧的高墙上，发现了一个脚印，由于打滑，脚印被拉得很长，在护院们歇息的屋子窗外，他还捡到了两个小玻璃瓶，他把这些东西都装好，带着刘鑫离开了黄家。

第二天一早，邱刚刚到办公室，刘鑫就拿着报纸闯了进来，他把报纸往邱刚面前一丢，气哼哼地说：这些记者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还没来得及查出段三的下落，他们就把段三偷画的消息当头条发出去了，这不是打草惊蛇吗？万一段三逃出了上海滩，咱们就很难找到他了。

邱刚一笑，说：“我跟段三打了好几年的交道了，这些年，他偷盗富家的大案做了不少，警方费了很大的力气，却连他长得什么样都没见过，而且，这些年他一直就没离开过上海滩，他会因为偷一幅并不名贵的画逃之夭夭？”

刘鑫不服气地走了出去，刚一出门，迎面和一个戴毡帽头的老汉撞了满怀，老头往后退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刘鑫赶紧上前搀扶老汉，谁知老汉一把抓住了刘鑫，招呼了起来：“你这个毛头小子，走起路来怎么不长眼睛？”

刘鑫一听也恼了：“明明是你撞在了我身上，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”



天还没亮，刘鑫早早地朝邱刚家赶去，他要阻止邱刚，至少要找到那幅富贵牡丹图以后再收网啊！

到邱刚家的时候，雾气还没有散去，远远地，刘鑫就看见一个人从邱探长家里出来，上了一辆黄包车，直奔外滩而去。看后影，那个人就是邱探长，可他为什么穿了一身医生的衣服呢？刘鑫起了疑心，快步跟了上去，好在他在警察学校的时候练就了一副好身板，竟然没有被落下。

邱刚坐着黄包车，朝着江边的棚户区赶了过去，到了棚户区，他下了车，左拐右拐，来到一个小铁皮棚子门前，看看四处没人，抬手轻轻敲了敲门，门开了，邱刚一闪身，钻了进去。

刘鑫蹑手蹑脚地靠近铁皮房，他猛然醒悟了，铁皮房，多么熟悉！他一下醒悟过来，那天段三假扮老头，跟自己发生冲突时，曾经说过一段话：“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我都六十七了，咋不懂这规矩？唉！人们都说衙门口就是铁皮柜子，大清早就遇上这倒霉事，晦气，晦气！”这里卖弄有玄机啊，这不是朝天路六十七号巷口的铁皮房吗？时间正好是大清早！原来邱探长和段三……

刘鑫强迫自己平静下来，悄悄贴近铁皮房子，从屋后的缝隙里看去，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正睡眼朦胧地从床上爬了起来，他揉揉眼睛，看是邱刚，又一脸赖笑地坐在了床边，问：“昨晚的戏怎么样？看过瘾了吧？”

邱刚一皱眉，伸出手来，说：“别打哈哈了，快把那幅画交出来吧？”

汉子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那幅画可不是我偷的。谁偷的你找谁要去！”

邱刚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包，往床上一扔，包散开了，里面是两个小玻璃瓶，他说：“我早知道不是你段三偷的，如果是你，黄家墙上就不会留下那么长的脚印，也不会有麻醉剂的瓶子，使用麻醉剂也不是你的风格。不过昨晚在十三太保身后的那个人，应该就是你吧？把画交出来吧，交出画来，黄九江遇刺的案子也许就水落石出了。”

段三还是摇头：“这幅画价值可不低，值一条人命外加 2000 大洋呢！为了这幅画，韩志金出高价请人假扮我盗画，还满世界造谣，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，我凭什么把它交给你？”

邱刚一愣：“昨晚，假扮你的那个人死了？”

段三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可惜了，那个人的身手几乎不在我之下，按说凭

